

往事钩沉 / 林石

## 那一年的那一天

经历磨难常可看作人生的重要财富。我对这句话感同身受,深有体会。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资匮乏、饥饿肆虐,人们勒紧腰带苦渡难关。我的父母劳动无比辛苦甚至积劳成疾,可在生产队里还是连年超支,连口粮都称不回来,没办法只能把家中灶头节省下的柴草,让我趁上中学读书之机挑到奔牛街上卖掉再交书、学费和补贴家用。有时我家也会和乡村一些尤为困难的人家一样,将自留田上不多的一点收获卖出打理生活,而这仿佛也是当时农家朝向春天萌动的生机。

最令人难忘的是1962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和母亲起黑早从常州城西门外约20里的丁家庄挑担步行,带了一筐咸菜、一洋面袋红薯干和半麻袋胡萝卜头到城里等天亮,和以往来得过早了一样,总是先找一个遮风处歇下,擦擦额头上的汗水,抖去和拍打发梢、衣服上的霜花,待早晨城市醒来再开卖。但这一天是星期天居民起得迟,我们已从新街转到广化桥一带,还很少有人问津,带来的东西没卖掉多少,倒有好几个人提醒我们当心“城管”,我们真想快点卖完回家。

这时有一中年男子走来问卖什么。本来我们也不敢在街上卖,见不像个正经人,更不敢随便搭腔,可这人说要买胡萝卜。我和母亲就随他到了一个弄堂口,他突然说:“不准卖,全部没收!”我们知道今天是遇到“坏家伙”了,弱弱地与他讲理。结果引来一群人看热闹,其中也有个别的人跟着瞎起哄,嚷着:“卖‘黑市’,没收!”我母亲说:“我们没有卖黑市,自己家种的一点东西,到城里送亲眷的。”我和母亲都抓紧篮子和麻袋不松手。当然多人都还是帮着我们说话的,指责不该欺负乡下人。当时我们走又走不掉,还真抓住人当“管”,就只得将袋里还有的胡萝卜五分三分卖给了这些坏人,简直“一抢而光”。最后还有个坏家伙在乱中趁我们不注意,顺手牵羊将我们藏在篮子底下布袋里的钱连袋偷走了。这次真的是“连碰强盗贼骨头”了。

当时我们寻也无处寻,追也没法追。其实我母亲做事一向细心,从不丢失东西。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又饿又累的我们坐到西瀛里一家布店门口休息,母亲拿出从家里带来的两块粗面饼干让我吃,我这才想起我们还是起早出发前在家吃的早饭,肚皮早已饿到背脊骨上去了。可我哪里肯吃,而我不吃母亲更不肯吃。没办法我只得先吃起来,母亲也向店里要了一杯水给我,她自己才吃了一块饼。母亲看到布店还有我可穿的“四围套”卖,执意要给我买一件,还拿出藏在口袋里的布证说譬如今天带来卖的菜全没收、全偷掉。这让我穿上了我,也是全家买的第一件现成衣服。

布店营业员和两位本来在午后闲聊的老人得知我们母子赶了二

童年纪事 / 刘刚

## 脚踏车上的时光碎片

脚踏车,载着我们的童年走过沟沟坎坎,它连起了我们儿时酸酸甜甜的时光碎片,还激荡起那些岁月里的点点滴滴。

脚踏车,就是自行车。母亲总是说,在那个年代买个脚踏车不容易,一个村子也没几辆。那时脚踏车主要有“永久”“飞鸽”“凤凰”三个品牌。一辆脚踏车的价格在150元左右,在那个少吃缺喝的岁月,已经是巨款了。因为稀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老家就把它列为结婚三大件之一,彩礼必有脚踏车、手表、缝纫机,置办齐了,才能风风光光地办婚礼。

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回到地方在纺织厂工作,买了一辆凤凰牌脚踏车,车把上挂着公文包,车铃铛不时响在镇里的大街小巷。姐姐经常坐在车前杠上,跟着父亲到纺织厂或者县城赶集,一时成了村里孩子们羡慕的对象。那时,能有一辆脚踏车,无论是“永久”“飞鸽”还是“凤凰”,在村里那可是件很有面子的事。就这样,家里也热闹了一阵子,今天你来借车去相亲见面,明天他来借车去下订订婚,还有借车走“好面亲戚”……母亲说到这些,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一丝自豪感。后来,父亲突然离世,年幼的我们还不能骑车,母亲不会骑车,家道中落的我们变卖了那辆脚踏车以补贴家用。

后来,舅舅给了辆旧自行车,能凑合着用,它就成为了家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姐姐先学会了骑车,经常帮母亲驮化肥、农具、水管子去干活。看着姐姐轻快的骑车动作和一溜烟的身影,

十里从乡下来常州卖点咸菜萝卜干,结果还受到欺压,很是气愤。尤其在我母亲讲到家庭身世时,听说我家在解放前为得田借债,我父亲急瞎眼睛的遭遇及之后我父母在连年超支的困境中还供孩子读书上学,既同情又钦佩。他们夸我母亲是贤妻良母,有目光远见,不看眼前利益,还安慰她说:“现在拖儿带女多吃些苦,等孩子长大将来有了出息,自然有福享的。”还说:“受苦总有出头日,茅草窝里透嫩笋,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好像这些话也是对说的。又坐了一会儿,我们要走了,一位老人还特地站起来对我们说:“记住我的话,天难人难熬人,人难人难不熬人。这是老话。还要‘长点灯草满点油’。”

我们从店里出来,好像又长了精神,赶快踏上了回家之路。出城时天气还好好,天空只是多云,可我们还没走到新闻,忽然看到西北方好像要“起阵”的样子。这真是“二月天神鬼天,说变就变”。我和母亲都又加快了脚步,但天越来越黑,刚过新闻雨就落下来了,而且越下越大,白果大的雨点打在人的脸上直感到发麻。我和母亲冒着大雨过了连江桥,一鼓作气走内路。这是我们走过多次的便道。忽然前面传来“轰隆隆”的水声,不好,倒坝头了!我们起早经过这里时一座坝还好好,现在已被漫上来的大水冲开了一个一米多宽、垂直向下的豁口。这里都是弯弯曲曲的沟塘,我们正处在“瓮套兜”里,而只有经过这“断坝”才是出路。这不是老天在“难”我们吗?原先一路上都是我安慰母亲,母亲安慰我,说些不怕困难的话,可到这里我们真的有点害怕了。退回去吧,另一条远道必经前焦村后小横河上的石桥,而这座石桥三节桥板的河中间两个桥墩上只剩下独块长石条,平时好天都不敢走,在这风雨之中怎能走?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从眼前断坝的豁口上跳过去,才是出路。我跳是没有问题,万一落水我会游泳,可我母亲怎么办?

雨还在不停地下,断坝下流水奔涌的声音让人发怵。我对母亲说:“我们先把手东抛过去,等我跳过去后你再拉紧我手中的扁担也跳过去。”我退后两步向母亲示范做了一个起跳动作,然后一跃而起纵身而过。我把扁担的一头伸给了母亲,叫她用手抓牢,然后她也像我一样一个箭步跃起,我再在前边顺势把扁担一拉,母亲也顺利跳过了豁口。

自从这一次遭遇之后,我就发誓再也不能让母亲跟着到常州卖点干咸菜了,我一定要发愤努力。1962年我国坚决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下马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下放工人,缩减高校招生计划,但当年在困境中的历练让我受益匪浅,居然在逆境下能考上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而得到国家的专门培养。我此生几十年来在外工作,但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来时路,当然同样不忘那一年的那一天。

军旅往事 / 王朝庭

军旅往事 / 王朝庭



作者王朝庭是一位90高龄的原志愿军老兵。

不知不觉中,抗美援朝战争已是70多年前的事了。闲时一闭眼,70年前的往事犹如影视剧的慢镜头,历历在目……

那时敌我力量悬殊,一方是16国的所谓“联合国军”,一方只有步枪加小炮,可以说是一场不对称的“初级”现代化战争。现代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打的是钢铁和后勤保障供应。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要把弹药、装备、食品等及时供应到前线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事。昼隐夜行的火车运到靠前的车站后,马上就要靠汽车连夜运到兵站。兵站离前线还有一二十公里,从前线到交火战斗的前阵地还有三四公里,只能靠肩挑、人扛、骡马驮。

1952年8月,抗美援朝战争从运动、追击战转入相持、阻击战阶段。我在后勤处机关给首长当通讯员。后勤处机关和前线兵站在一座无名山背后,和对面一座大山形成一条十多里长的大峡谷,正好成了敌机超低空飞行的通道。我们军需股和财务股6人合住在一个防空洞里,面粉等食品就储存在一条条掘开式掩蔽部环钻山坑洞里,军械股和武器弹药库就在旁边一条小山沟里。新开出的一条野战公路明晃晃地通到我们后勤处的兵站为止,目标很

桃树下一直有一个人影,戴着老花镜,做着针线活。从我记事起,她就是满头银发坐在树下的样子,她是我爷爷的母亲,我的老太。

那时还住在乡下,住的是红砖毛坯房,老太随小爷爷住。爷爷有五个兄弟,家門口种着一棵桃树,据说是老太在某个春节从集市上海来的。

记忆中,老太总是会坐在树下,一年四季都在望着村口的方向。那时小爷爷他们外出务工,只逢节日才会回来。老太每天坐在树下,拿着几片穿破的衣服缝缝补补,偶尔庙会上海一些布料,做几双过冬的老棉鞋。不时时抬头张望几下,未看到想见的人,就叹了一口气,低头继续缝补衣物。一年又一年,老太就在这儿,背靠着桃树,时时刻刻等待,等孙儿放学,等游子归乡。

我还记得,每年三月,桃花开得茂盛,一团团、一簇簇地挤在树枝上,像一朵朵粉嫩的火烧云。老太没上过学,却有一双巧手,她把这些桃花洗净酿成桃花酿埋在树下,等中秋小爷爷他们

回想起来,曾经的农活中最能磨炼耐心的,要数翻土了。说是翻地、挖地、挖田也,就是把农田土壤翻过来晒太阳。有人会奇怪,拖拉机呢?耕牛呢?是的。但农业机械化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拖拉机普及还不久。我说的“那时”,生产队仅有3头耕牛,后来才有1台拖拉机,春耕靠它们是来不及的。何况翻土有两种情况,收和种。收,是把生长在泥土里的果实翻出来,如胡萝卜、山芋之类,那是耕牛或拖拉机插不上手的。

更有种,又分纯播和套播。纯播是一块农田清一色种植某一种农作物,如水稻、麦子或黄豆,此乃耕牛或拖拉机用武之地。那个年代,因为没有拖拉机,所以套播很常见。如麦子行间套种玉米。怎么进行呢?秋播时,纵向种一尺多宽麦子,留白一定宽度,待来年春播时种玉米。农田看上去,就像住院患者病号服的大块布料,就像住进患者病号服的大块布料。为了改良土壤,冬末或初春,要在“病号服的白条”上翻土。

翻土工具是铁锹。在常州看过几个农家博物馆,就是没见到我老家的铁锹。百度搜到的铁锹图片,近似于铁铲。江南这一带,翻土大概是用锄头或钉耙。但在“白条”上用锄头钉耙翻土可不是好主意,这会令“蓝条”处的土壤松动,麦子根系必受损害;只能用铁锹翻土。

## 喂喂喂,我们还活着!

大,理应有高炮等防空部队保卫,但有限的高炮部队只能在后方保护桥梁、隧道等更重要的目标,我们后勤、兵站连高射机枪都没有,只有一个警卫连。

为避开敌人空中和地面侦察,白天都很平静,但一到傍晚就开始忙碌了:从后方运送的汽车、马车,人背肩扛往前沿阵地转运的部队、驮马,一片手电晃动,人唤马嘶。

我们兵站的位置虽在敌人炮火射程范围内,但由于我们住在山背后的一处坑洼“死角”地带,敌炮往往只能打到我们对面的山坡上。对面山坡上的树木都被敌炮炸光了,泥土翻了好几层,可我们兵站却始终安然无恙。

一天下午2点钟左右,4架敌机突然对准我们兵站,顺着山谷超低空俯冲下来,扫射、投弹并发。警卫连立即组织步枪空射击,但无济于事。大地在颤动,犹如连续地震,整个兵站被一片浓烈的硝烟笼罩,人们只好钻进防空洞躲避。我们军需、财务股官兵挤在一个靠山边的防空洞里,大家还在议论:“从来没遭空袭过嘛,怎么今天突然轰炸这么凶!”“可能有特务?”“‘老病号’(敌空中侦察、矫正飞机,因声音如老年病人而得名)天天在空中转,兵站目标这么大,还用得着特务侦察吗?”

生活琐记 / 程明珠

## 一树桃花

回来时才会开坛。坛盖被揭开,桃香混着酒香充斥鼻腔,沁人心脾。小爷爷每次喝桃花酿都会眯起眼睛,咂着嘴,仿佛喝的是传说中的玉液琼浆。我看着嘴馋,就同年龄相仿的小叔趁人不在,偷偷打开酒坛装上一杯共饮。酒香扑鼻,甜甜的美酒尚未沾唇,我的心就醉了。老太发现我们不见了前来寻找,发现两小爷爷早已喝醉,笑着喊来众人看热闹,围观两个小醉鬼。

彼时学校离家尚远,每天清晨就要坐上爷爷的自行车出发。朝霞羞涩地从云层中透出几抹光线,月色颤巍巍地从黑夜最后的蓝调告别,是十分静谧的早晨。忽而,鸡圈传来几声鸡鸣,惊得月亮携云层出逃,天光乍泄。老太早早地就

乡村纪事 / 郑彦

## 用铁锹翻土



请二弟从老家拍了图片。二弟说这把铁锹好不容易才找到,农活中已淘汰了。

一块,叫锹屁股。挖地时,一手握住锹把手,一手扶稳锹柄;一只脚踩上锹屁股用力一蹬,锹口插入土中;然后下压把手(杠杆原理),使锹头向上把土带起来;再扶稳锹把手,用力握紧锹柄顶端,翻转180度,一锹土就翻过身来了。

每翻一锹土前还需一个预操作,那就是“蓝白分离”。左右分插在距离“蓝条”一两厘米处,用锹纵沟插入“白条”土



1953年10月,王朝庭与朝鲜小朋友合影。

正义论着,“轰隆隆……咣咣咣……”就像一连串强烈地震,整个兵站爆炸了,各种坑库里的物资全完了。不一会儿,又是几枚炸弹紧靠我们防空洞爆炸,一股强烈的气浪和硝烟从圆木撑的门口和炮弹箱撞的窗户冲了进来,议论声戛然而止。我们彼此都看不见了,大家顿时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轰炸已过去,我脑子里却似梦非梦:“我死了,我已经死了!”简直是在说“鬼”话!既然已经死了,怎么还知道自己“死了”呢?确实,这种奇怪的幻觉只有在真正险恶的梦境里才会出现。

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我的“梦境”终于渐渐醒了,身体还没动,先微微睁开眼,透过浓浓的硝烟,忽见一丝亮光。接着我动了一下身体,立即被硝烟呛得猛咳两声,这才觉得好似还活着。我奋力动了一下坐起来——我真的还活着。我转头一看,见主任、股长和会计还是一片“死人”,便急忙大声喊道:“喂喂喂!我们还活着!快起来,我们还活着……”

终于一个个醒来了,大家余惊未消地叹道:“啊!我们真的还活着?”接着大家一起向那丝亮光的窗户处扑去。原来防空洞的窗框已被炸塌封死,窗框同样炸塌,幸好上天给我们留了一条小缝,那丝亮光就是从窗缝射进来的。我们用手

奋力把那一丝亮缝扒开,一个个从窗口洞里爬了出来。

整个兵站像一片火海,坑库都被炸塌而燃烧着。幸好弹药库在近旁溪沟里,如果弹药库一炸,或炸弹落在防空洞顶上,或门窗全被炸塌封死,我们就真的要被集体“活埋”了!

这时,前沿阵地正在激战并不时催送弹药。后勤党委临时分成两个班子:一个是以主任为首的抢救组,迅速恢复兵站功能;一个是以协理员为首的速运组,把二线休整的部队组成运输队,给前沿阵地速送弹药、食品。由于长期没吃油盐蔬菜,不少人患上了夜盲症,一到晚上眼睛就看不见。为避开敌机侦察,运送时间又都定在晚上,为了增强运输力量,即使有夜盲症的人也要参加。我们把接长的干粮袋拴在一个视力好的人的腰上,后边拖一段尾巴,牵着一个夜盲眼。若是夜盲眼一摔跤,那就要牵倒两个人。朝鲜东部多山区,都是上坡下坎的羊肠险道,不少人因走夜路摔断了手脚。

很快,我们迅速恢复了兵站的工作,保证前沿阵地的食品、弹药供应,前线部队接连多次打退敌人的猛烈进攻,并消灭大量的敌人。我军一次猛烈反击,不仅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反而向前推进了三四公里。

爷爷兄弟几个便各折了一支桃树嫁接在了新家门前。虽然不能每日相见,但每逢周末我都会前去看望老太。她年纪愈发大了,患了癌症之后变得瘦骨嶙峋的,一双枯树皮似的手爬满了虬枝般的血管,背脊也越发弯了,但和人说话时总会昂起头来,笑咪咪的,丝毫不在意病痛之苦楚。她仍然喜欢坐在桃树下干着一些简单的手工作。桃树有些老了,结的果子越来越少,叶子也没有以前的茂密了。老太倚着桃树,轻飘飘的,逆风一吹,桃枝歪向她,让我竟有些怕桃枝压坏了她。

尽管尽力医治,老太还是离开了,她在一个杨柳随风吟唱的夜晚微笑着离开了这个生活了七十多年的小镇。送她到墓地的那天,桃枝拂过我身,似是轻轻安抚,我便折了一根带着桃花的树枝携着,待骨灰下墓,我将这支桃花插在墓旁,桃花依偎着墓碑,仿佛诉说着哀思。

昔我往矣,桃枝蔓蔓,今我来思,桃影疏疏。扑面的漫野春风,吹干了我脸上的泪痕,吹不灭我心中的依依惜别情。

中,左右摇动一两下,使得待翻之土壤与两边“蓝条”麦苗处土壤分开。否则,翻土时会把“蓝条”上的麦苗带起来,那对麦苗是毁灭性的。好了,挖完第一锹后,循环往复,再挖第二锹。若优质深翻,一锹可翻20厘米长的土块。一块地若长300米,你算算要挖多少锹吧。

不难设想,在“白条”上翻土,移动比乌龟还慢。兔子笑乌龟,乌龟更笑我。不过日子长了,磨了性子,有了耐心,也就不那么急了。大家都这样,你急什么呢?日出日落,冬去春来,你急去去哪儿呢?一行挖到头,转趟继续挖;这块地挖完了,到另一块地还是挖。要说简单劳动,没有比挖地更简单的了。流水线上拧螺丝钉,要快,要准,要松紧适度。挖地,不必这么紧张,也无须一丝不苟。

所谓简单劳动,就是手脚忙,大脑能够闲着。但大脑天生劳碌,不愿休闲。挖地时,总是在胡思乱想。回忆高中毕业时,大家表示回家“好好修地球”“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心想,只有挖地才是真正的“修地球”。若一直深挖下去,地球会怎样?说是回乡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我又是农民了,应当教育知识青年了吧?我究竟是被教育者?还是教育者?看看左右一起挖地的长辈们,都在说东家长西家短,我问谁呢?